弘道録卷之三十二　　相一

禮

父子之禮

晉史文帝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

相一

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迈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刑變未夷庶政未入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臣等以為陛下宜勅御府易服內者改造大官復膳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虛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崇何柰何孚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麁席藁水飲蔬食啟憂內盈暨怦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反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慄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剥不能自勝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

録曰按文帝之喪國內服三日者未禫代之典也武帝亦遵漢魏既葬除喪者已禫代之制也然而不過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則帝所存者亦如心喪耳初未嘗斬衰三年也而孚等何惓惓若是乎蓋方是時清議不行縱酒昏酣輕蔑禮法親死不悲一旦有如帝者悲哀之情痛戚之意雖未純乎古禮已足以傾駭國之觀瞻矣又曰孔子抑宰予之問蓋禮莫大於朝廷莫重於禫代晉之喪雖未除魏之禫則已受其玄

相一

衰赤舄之輝煌聲名文物之布置鐘鼓玉帛之交錯雖欲弗用誰其舍之必欲如晉武者恪共臣節誓死無二然後避居倚廬麁衣蔬食敦曾閔之風薄宰予之行夫誰得而奪之不然以承運嗣興之初說乏食稻衣錦之事吾誰欺欺天乎

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晉遂服禮也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乎愈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

録曰中領軍之言其千載之一機乎時魏已亡故晉方鼎新稍康阮籍之風不可聞於末季而況於新國乎使以是議聞於武帝將必聽從著為定制列於禮官通於天下雖未能盡復先王之舊必不至於流俗之弊也惜乎傅玄之慮無以及此遂至王何錮俗江左承流非惟不能行三年之喪

相三

且以期功不廢絲竹此則諸臣不得以辭其責也

泰治四年三月晉太后王氏殂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錄曰后王肅之女也誦詩論語尤善喪禮故武帝云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則帝之所習聞遠矣與竇后景帝崇尚黃老而薄儒行者可以同日語乎

魏史太和十四年九月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暗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進一粥

錄曰帝之哀毀實天性使然非有勉強矯飭於其間也以為欲自賢於萬代者非是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

錄曰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魏文之言雖未達禮之通旨而已暗合禮之遺意也迫於累表惜哉

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頗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精專武畧未備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

錄曰此即夫有所受之之意國家舉措動輒不能如意者專以此等議論也苟非豪傑之主孰能不惑哉

魏主又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意不淪故身襲衰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衰衰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請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

錄曰此尤可見達於人情明於大體非草草率意競情者比雖古之英君何以過之

群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豪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宜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昔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耶

錄曰三年之喪人子大閑不可追而悔也四時之禮國家常事可以補而及也帝可謂不惑於緩急者矣

祕書丞李彪又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累耳魏主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錄曰後世以金革之例行於無事之時雖儒者不能免豈非魏文之罪人歟

太尉丕等又曰魏家改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録曰此帝所以斷然能用夏變夷也諸臣得無愧哉得無愧哉

又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能無傷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主曰金冊之旨群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廢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若不許朕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傾順○聖心請從衰服

録曰魏之金冊即漢之遺詔也冊稱踰月而葬葬而即吉即詔以日易月之文也然而或行或否者特以至性不同故事事各異耳魏文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不由明師之傳賢傳之習而能慕人倫之高跡行曠古之遺行觀其屢問屢答之詞足以盡破群臣百官之惑如此則何喪禮之不可行哉惜乎馮后威非一朝之積殃有由來之漸有孫如此其忍負之而反鴆其父耶愚竊怪帝之英達明敏不能燭父之奸蓋魏方懲崔浩之禍專以隱覆為容既無董狐之書終鮮耳提之命至通鑑始考天象微露其詞綱目直書其事嗟乎已無及矣是以有國有家者不患隱而患不知不患微而患不明其不恤顧忌幽艱畢達蓋為是也遂使恩非所恩厚非所厚上下數千百年祇此一時一事而遭遇若此豈非達禮之至恨至恨者哉

太和十五年九月魏主祥祭于廟有司上言○卜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群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幅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一月禫祭始服衮冕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樂縣而不作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録曰按十四年庚午九月魏太后馮氏殂十五年辛未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十一月魏主禫祭遂服衮冕遷新主于廟然則凡十五月而已非古禮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之制也

後周高祖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諧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號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録曰胡氏曰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天下之義也愚意不然夫所以紛紛不一議論聚訟者正以欲率天下之人共為三年之喪也夫人心不同親疏各異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自不同也必欲溥天率土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上古堯舜若漢文帝宋仁宗未有如此者矧於母后之私親乎此周高祖不廢詞不責備求以自盡其哀而已君子未可以輕議之也若乃遊幸興師之事惠無取焉

八

唐史貞觀四年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嘆曰高祖圍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後何憂哉乃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遂夜而罷

錄曰上皇以能滅突厥為付託得人何其無人心哉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故突厥士馬嘗資其力其始也蓋腹心之托指臂之援也一旦恃中國之強空漠南之地君臣父子之間自以為永無外患而不知蕭墻之內其患反深於戎狄也使上皇念其舊恩諭帝以興滅繼絕盍亦還其故土反其旄倪如孟子置君而後去之則夷夏之冠履既分大唐之恩威懋著天之祚唐當不如是也不知此義一旋踵間子孫亦頗凶殘若將報施之間耳然則上皇今日之喜能不為君子異日之嘆乎

九

七年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錄曰太宗以漢祖為妄自矜大其然乎夫突厥上皇嘗服事之其分懸絕者矣今而胡越一家蓋不但反臣其所事帝之矜大又何如哉帝嘗以子路負米不及為恨何至假胡越以為樂乎詩有之價爾籩豆飲酒之孺必如是而後可盡天倫之樂否則皆矜大之事也

宋史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范仲淹為祕閣校理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及宸妃李氏薨呂夷簡為首相奏禮宜從厚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聞請發哀成服備宮仗塋之有詔鑿宮城垣以出長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後太后崩荊王元儼為帝言○陛下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斂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十

錄曰先正有言自章獻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又曰仲淹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曉其故何也蓋保護之功人所難言而鞠育之恩昊天罔極故夷簡極言禮宜隆重所以默定其始也若

方仲弓請立七廟謁太廟欲被衮冕漸不可長故仲淹極諫禮宜從殺所以預謹其終也設使二公如在英宗之時必有任濮廟之議者而聚訟之事或可免矣以為其力居多其論難曉者或在于此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距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司馬光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後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進並封太夫人於古今為宜稱

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敬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

錄曰孟懿子嘗問孝孔子告以無違於禮滕文公問喪孟子告以自盡其哀聖賢之言本之人心而易見原之天理而易明不為分別太著之詞不立矯世異俗之論故聽之者不見其忿戾而難從由之者不覺其阻忤而難入此其所以著之簡冊萬世而無弊也若宋之濮議所以聚訟於當時貽禍於後世者誠以諸賢著論太分矯枉過正不能如聖賢含弘光大渾厚而不露也自今觀之司馬光王珪之言正矣然喪服大紀之云不為無據不沒父母之名不為無典而改稱皇伯之號無徵不信不信難遽從也歐陽脩韓琦之言得矣然萬代帝王之統誠不可忽本宗百世之傳誠不可貳而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灼然可信可信難遽改也甲是乙非彼可此不故其要在於自盡其心而已苟使英宗上思藝祖萬世不拔之基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昨所守者一人一事今所主者萬國九州是知天子者莫大之尊雖欲慘慘顧其私親不可得也次思仁宗拔之衆庶之中置之億兆之上昔所從者溫清定省今所

事者郊廟社稷是知一身者萬幾之本雖欲切切懷其顧復亦不可得也今帝之本心未明所言窒碍爾以為光有天下先帝之德彼以為倫序當立應得之分爾以為高官大爵極其尊榮彼以為親以子貴宜從極典是故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無俟人言而援立之策繼統之義感而懷之則有餘爭而論之則不足及其終也愈爭而愈窮愈改而愈失誠千古不決之義未定之疑由不能師法大聖大賢以正人心故也

而今豈可及哉

孝宗即位尊高宗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同居德壽宮至日孝宗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皇麾謝再三仍令左右扶掖以還既而顧侍臣謂曰今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録曰夫所謂付託得人者蓋上而宗廟社稷下而土地人民不但繼志述事而已唐之太宗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義也其當時負託之重乎孝宗果能銳意恢復倚張浚如長城料敵勢非秦檜奮然以金為無禮和為非計信乎得其人矣惜乎卧薪徒切嘗膽難終符離之敗奪於前思退之奸沮於後雖有發強之心而無興復之效君子所以嘆成功之難得也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於文德殿遂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乾道七年太上皇壽七十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淳熙十二年太上皇壽增八十加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行大慶禮大赦其餘每歲從幸聚景園王津園四聖觀不一而足極其崇奉焉

永新劉氏曰孝宗之奉高宗考諸史冊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憾可謂子道無虧矣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貽已以不資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襲如焉感所以能孝也慮其所後者以我為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為人後未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是何言歟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以其善為有所感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感而不為善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勉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勉而不為善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懲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懲而不為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群然於不善者必此之言矣

録曰愚觀高孝二朝天倫之樂達於終始蓋自隆興乾道以至於淳熙中間二十有五年不但尊尊親親父父子子一人承順而已而且得萬國之歡心想其典章文物之盛揖讓進退之儀為何如也亦不但身為太上子為天子至尊無對而已而且獲八十之上壽想其駝顏鶴髮之隆鍾黃耇台背之鄭重又何如也自堯舜禹揖遜之後果見有若人否乎意者高宗之禪受出於至公無我之心故天之報利極其壽考

福禄之盛孝宗之盛德出於尋常萬萬之上故禮之隆重非比常人窺測之心以為感而能孝勉而能孝懲而能孝者非迂即忌嗚呼此紛紛禍亂後世莫能免夫

太上皇帝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昔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未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降等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朝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夏四月附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宰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壽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絰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録曰此孝宗篤於大統之誼蓋不以一毫私親間易其心故史臣贊之以為帝之所謂孝其無愧焉愚嘗考之紹興十三年秀王常喪矣命解官行服此未即位之先也乾道三年秀王夫人張氏又喪矣成服于後死此已即位之後也然則未嘗更易其名而以為伯至於理宗追尊其本生父希瓘以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此又未嘗加以尊號而為帝者彼濮議者本朝尚不依以為定況後世乎徒以群英聚訟人各自賢固不若道學大明人心反正之為上也觀者不可不知

元史廉希憲至元初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所廬之地聞號痛聲不絕竟不忍言

録曰元乃夷之風也金革之例不當為然朔喪制尚未定乎而能悉心古禮一意終喪蓋情可奪而夷不可以不變也夫孝可通于神明有不能感於僚友乎哉若乃未學軍旅之事而甘心金革之例此又希憲之罪人也

國朝胡居仁自幼至孝父病劇為嘗糞嘗甜時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襄事之儀并祠堂月朔之薦

四時之祭悉遵古禮識者知其特立獨行而不識者每非笑之然縉紳間知先生實自茲始推其意雖在屋漏之中夫妻相對如賓一樺榛篋笥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事兄盡友外歸每迓於門有疾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無倦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

錄曰曾子曰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有如胡之主敬而不篤于親親者乎以為知先生必自茲始蓋亦惟知其粗者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二

相一

大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

相二

禮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興沐浴以俟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錄曰以昏義先之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莫有先焉故既曰君子重之又曰聖王重之然其徵詞奧義惓惓於一焉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俱有焉贊所以敬慎重正不一而止而後世忽之一奠焉親迎尚不能及則是不配而輕祖未交而薄婦懵于知時倡和忽於再偶重匹甚不可也故錄以存其義焉

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錄曰夫震一索離再索皆以一陽處二陰之間堯將使舜出震繼離故以二女並妻而後世天子之禮定於九女者九陽數也如其義則堯之使女亦必有義矣

易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錄曰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別宜莫先於嫡妾之分也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禮以質為本婦以德為重惟不德則徒以瑳玭展翟誇耀於人而淫慝